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



离奇人生

精华

同俊子 主编

目 录

离奇

失踪的妇女	• 1 •
果酱	• 7 •
花, 电话, 姑娘	• 12 •
失窃的信	• 19 •
夜囚	• 24 •
梦寐难忘的往事	• 27 •
换妻记	• 31 •
嘹亮的号角	• 35 •
中世纪的罗曼史	• 43 •
红宝石	• 50 •

荒谬

非法入境的婴儿	• 60 •
精确的婚姻学	• 64 •
坦纳托斯大旅社	• 69 •
绝对特权	• 86 •
剧场风波	• 93 •
俄勒冈州火山爆发	• 99 •
屠杀不朽的人	• 101 •
多疑症	• 107 •
丈夫与情人	• 109 •
醉鬼进入天堂	• 112 •

灌肠大师	• 116 •	泄密的心	• 227 •
特命代表	• 118 •	勒佛戴先生的短暂外出	• 233 •
诚实的人	• 123 •	黑猫	• 241 •
第三者	• 133 •	独臂村	• 251 •
跳蛙	• 144 •	三只乌鸦	• 253 •
琼斯的悲惨命运	• 153 •	神秘	
扳道夫	• 156 •		
奖券风波	• 163 •	蓝色房间	• 259 •
白马骑士	• 169 •	塞纳河的新鬼	• 274 •
抢劫	• 172 •	伊萨克和布罗诺的神父	• 282 •
柔弱的人	• 176 •	家族的荣誉	• 287 •
波可小姐	• 178 •	最后一次演出	• 296 •
少女，还是老虎	• 182 •	圈套	
刑警的电话	• 185 •		
沙巴卡相命	• 186 •	法官的骗局	• 304 •
英雄之死	• 190 •	日落山庄奇案	• 313 •
卖笑人	• 192 •	一桶白葡萄酒	• 321 •
错死了的画家	• 194 •	圈套	• 327 •
贾丝蒂娜之死	• 200 •	奇迹	
美与兽性	• 203 •		
怪诞		失踪的丈夫	• 335 •
		一张创造奇迹的唱片	• 341 •
假梦真戏	• 206 •	义犬复仇记	• 345 •
红死魔的面具	• 221 •	事在人为	• 352 •

离奇

不，这不是一个故事。我不过是有时候听人家讲故事，这样来消磨时光

失踪的妇女

亚历山大·任尔考特

大约五十年前，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当时许多人争相传述，信以为真的人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在报纸上也登载过一两次，好像它讲的是真人真事。这件事听起来并不大可信，但也可能确有其事。问题是对于某些重要细节，如：事情发生在哪个城市，具体年月，以及妇人的姓名等等，众说不一。否则，人们就会

相信确实有过这么一档子事了。

事情发生在大约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女主人公是一位在印度服役期间牺牲的英雄军官的遗孀。这位夫人在守寡以后决定带着年方十七、年轻美貌的女儿返回故里，也就是她与丈夫结婚的那个英国乡村定居。

母女二人经历了长途的海上航行，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就在她们往后究竟到了哪儿这个问题上，其说不一。有人说她们到了君士坦丁堡，有人说是马赛、热那亚、的里雅斯特……这都无关紧要。但有一点是人们一致同意的，即这位遗孀要去欧洲某个国家的首都处理一些事务。是巴黎、柏林、华沙、布达佩斯，还是维也纳？人们却不能肯定。她与女儿从海港乘火车来到这个首都，打算在这里稍作逗留，再回英国。

当时有个国际交易会正在首都举行，市内挤满了来参加交易会的人们。母女俩感到安慰的是她们事先已用电报在“皇家旅馆”预定了房间。抵达旅馆时，经理彬彬有礼地迎接她们，并为她们能住进旅馆中最好的房间 342 号而庆幸。房间宽敞，从阳台上可以俯瞰城市内漂亮的中心广场。

女儿因不必在这拥挤的城市为了寻找旅馆去四处奔波而深感欣慰，因为她母亲显然身体不适。老太太觉得极度疲劳，她感到比平时乘火车旅行要累得多。当她们到达旅馆时，由于身体非常虚弱，老太太只能倦怠地倚在柜台旁，而让女儿替她去填写旅客登记表。服务员热情地告诉她如何填写。姑娘发现这个热情的青年手上戴着一只与众不同的戒指，上面还镶着一颗引人注目的红宝石。

填完登记表，一个年轻有礼貌的服务员领她们来到 342 号房间。房间非常典雅舒适，高大的窗户通向阳台，墙上糊的是媚人的玫瑰壁纸，窗上悬挂着深红色的天鹅绒窗帘。女儿特喜

爱室内的家具：床和桌椅都是十八世纪格式的，还有一只漂亮精致的小金钟。

母亲无意欣赏这些摆设，她更需要的是上床休息。看到母亲苍白的脸色，女儿非常忧伤。她搀扶母亲上床休息后，马上让人去请旅馆的医生。她希望医生会说英语，因为不论她还是她母亲，都不懂当地的语言。医生很快就来了，他戴着眼镜，蓄着浓黑的胡须，显得威严庄重。他简单地检查了一下病人，用相当娴熟的英语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拉上窗帘，要求病人安静休息，并将女儿叫出房间，以便单独跟她谈话。

“你母亲病得很重，”他说，“她不可能再上路去英国，她急需服用一些我在家配制的特效药，而现在来这里参加交易会的人太多，街上拥挤不堪，估计很难找到一个信差，你最好亲自去我家取药。我家住在城市的另一头。遗憾的是家里又没有电话。我给你写一个便条，你拿去交给我妻子，她会将药配好给你的。你再把药带回给你母亲，她应该尽快服用此药，为了争取时间，你必须立即出发！”

医生领着忧心忡忡的姑娘来到楼下，用当地的话简单地跟经理商量了一下，之后，经理非常和蔼地帮助姑娘上了一辆马车，并且给了马车夫一个又长又复杂的指示，这位姑娘当然是听不懂的。

马车夫老态龙钟，似乎毫不着急，那匹老马拉着车子慢悠悠地穿过闹市，从成千上万兴致勃勃地参加交易会的游人身边经过。行车的路线很古怪，东弯西绕地好像老在兜圈子。看来，得要一天时间马车才能驶抵医生的家。焦急的姑娘无法让马车夫理解她急切的心情，只好耐着性子使自己忐忑不安的情绪平静下来。但是没过多久她确信马车是在同几条街上绕来绕去。

最后，马车终于在医生的家门前停了下来，姑娘跳下了马

车，就去按门铃。她又耐心地等着，过了好几分钟，门才打开，医生的妻子终于出现在门口，姑娘把便条交给了她，她反复地低声念着便条，然后将姑娘领进门窗紧闭的候诊室里，便让她独自待在那儿了。这时姑娘想到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母亲身边无人照顾，内心感到焦急万分。她想马上跑出候诊室独自寻路回皇家旅馆去。但是，能否找到这家旅馆，她没有多大把握，此外，她很清楚母亲急需服用这种药。城市里的人群拥挤，可能很难再找到另外一辆车。她不时地撩开窗帘，看看带她穿过这城市的马车是否还停在门外。

她惶惶不安地等了很久，药终于配好，装好瓶，用纸包好，交给了她。回来的路程跟去时一样，马车慢吞吞地穿过城市。马车夫仿佛是想送她去另一个旅馆，好几次她已认出那就是皇家旅馆附近的街道，可是每一次车夫都转车他去，进了另一条街道，因此她感到惊恐不已。最后，她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向一位英国人求救，她从他的穿着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英国人。

这个年轻人是英国驻当地大使馆的一位下级官员，他乐于帮助这位不幸的漂亮姑娘，立刻带她来到了皇家旅馆，不出她所料，旅馆就在附近。她急忙走到服务台，要她的房门钥匙。上午帮她填表的服务员仍在值班，但这时他好像不认识她似地看着她，冷冰冰地问道：“小姐，你要找谁？”

一个冷颤掠过了她的心头，“我什么人也不找，”她说，“我要我自己房间的钥匙，342号房间，请快一点，我急着要给母亲送药去。”

服务员奇怪地看着她说：“342号房间？小姐，你一定弄错了！你能肯定是在这家旅馆吗？或许你登记的是另一家旅馆吧！”

“就是这个旅馆，”姑娘压住内心的惶恐，尽量平静地说，“难道你不记得了？我和母亲是今天上午到的，你还亲自帮我们

填过登记表。”

“请等一等！”青年人说。他起身走过去，跟另外一位办事员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回到桌边说：“小姐，是你弄错了，342号房间已有人住着。实际上，那位先生住在那里已经两个星期了，他是我们旅馆的常客，每次来都是住342号房间。我们不可能让你和你的母亲住342号房间的，因为只要他在我们这个城里，这间房间总是为他留着，我们决不会随便去打扰他的。”

姑娘要求查看当天的登记册，里边没有她的登记表。但是当服务员翻阅所有的登记表时，她认出了他的戒指上那颗引人注目的红宝石，似乎也在嘲笑她似的。

把旅馆的医生也叫来了，就是上午催她赶快去取药的那个人，当时还要她放心，说他会很好地照料她的母亲的。可是，现在他却挥动着双手硬说他从来没见过她，也没有听说过她母亲的事。那位曾扶她上马车，并让车夫送她去医生家里的经理，现在也矢口否认曾经见过她，并且说她也许是太累而有些糊涂了。还问她是否需要找个房间休息一下？可能休息一会儿之后，她会找到自己的旅馆的，她转向警察求助，警察也置若罔闻。姑娘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在梦中经历了这一切。

唯一能使她安慰的只有那位年轻的英国人。一个可爱的姑娘，惨遭不幸，向他求助，他当然相信她所说的一切，而不相信其他的证据。事实上他已经开始猜测由于某种原因，所有这些：医生，旅馆的服务员，甚至包括警察，他们就是隐瞒她母亲失踪这一阴谋的参与者。第二天他查看了342号房间，他发现房间里每件细小的摆设都已精心地更换过，与姑娘所描述的完全不同，这时他的疑虑更加深了。房间里不再有玫瑰色的糊墙纸；也没有十八世纪的家具及深红色的窗帘，甚至连那只小金钟也不见了。

首先他必须弄清这个阴谋的真相，然后才能揣测阴谋动机究竟是什么？经过几周的调查，终于找到了一个裱糊工人。在得到一笔酬金后他承认，有人雇他去通宵加班，换掉玫瑰色的糊墙纸，这一点为解开这个神秘的谜打开了缺口。最后，整个事件终于水落石出，但是对于这一事件，任何人也无能为力了，再说，可怜的妇女已经死去。

青年人得悉，医生诊断那位母亲患的是她在印度染上的可怕的黑死病——鼠疫，他就故意打发女儿去办这件花费长时间的差使好把她支使开，当天下午可怜的女儿正坐着马车绕着城市打转时母亲就死了。遗体被运出去秘密地埋了，因为旅馆经理和警察都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市里有人死于鼠疫。如果这死讯一见报，就会将所有来参加交易会的人吓跑，交易会也就会半途而废了。这样他们挽救了他们的国际交易会，可那位心都碎了的可怜姑娘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不管真实与否，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如果下次你乘火车去旅行，而坐在你身边的老人向你谈及此事，你不必感到惊讶，假若你稍有怀疑，他就会说：“可这是真的呀！我知道确有其事，我的一个朋友在远东旅行时曾遇见过一位先生，他的妻子就是这个事件中的那个女儿，当时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正在举行一个国际交易会，并且……”

（杨业华译）

果 酱

[法国] 让·盖诺

我和艾蒂安曾是同窗学友。他性格内向，但思路敏捷，最大的嗜好是爱吃果酱，每逢周末必回家去。他母亲经常跑遍叙雷纳和库伯瓦的菜市场，想方设法地买回些廉价的水果，温暖的家里总是弥漫着果酱的浓香。

老人家过世的时候，我恰巧出差到伦敦去了，回来才得到消息。当我赶去看望新丧母的老同学时，他正忧郁地坐在厨房里，身边堆满了大罐小罐的果酱。我们简单地交换了一下各自的近况和打算。

“我马上要去英国，因为我在达勒姆郡谋了个职位。”我边说边往嘴里填了一大勺果酱。

“恕我就不招待你了，这都是妈妈留下的果酱。”

我并未感到丝毫不快，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理所当然是无比神圣的。

两年以后——当时我在巴黎——艾蒂安突然来了封信。

亲爱的老伙计：

莱昂蒂娜是我心爱的女人。她由于离婚不便继续留在达勒姆。我决定送她回法国。你愿意照顾她吗？再过六个月我也将回来。

你忠实的朋友

友谊高于一切，艾蒂安的朋友自然就是我的朋友。没等见到那位姑娘的面，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她安排了一份秘书的差事，尽管据说她对打字和速记一窍不通。

莱昂蒂娜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年轻貌美，极有魅力；美中不足的是，脚稍微大了点儿。她成了我的私人秘书后，几乎天天缠着我请她出去吃饭。这姑娘身上有股奇妙的芳香令我眩晕，不能自持。我喜欢她莹润如脂的肌肤和婀娜多姿的腰肢，还有那双大脚。

艾蒂安回来时，我和莱昂蒂娜一起去车站迎接。在庆祝团圆的饭馆餐桌旁，艾蒂安趁莱昂蒂娜去盥洗间补妆的空档，向我描绘了他一直憧憬的幸福——在一个静谧舒适的家中和她一起共做果酱。不过自从他带她去了贝里，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佛罗伦萨姑娘，但她那浑圆的臂膀和丰满的身材却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

两年以后，艾蒂安又从波兰带回一个人高马大的美妞。他俩在舍农索结了婚并定居下来。春天我专门去拜访了一次。

“你看，”艾蒂安领着我参观他的家，“这儿有一个果园，夏天我们又可以做果酱了！今年的果酱我可全指望这些果树了。”艾蒂安和我一起果园里散步时，他似乎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瞧，我还留着妈妈做果酱的铜锅呢！”

就像是已经闻到了果酱的甜味，这会儿他已经乐不可支了。

半年后我又在巴黎见到艾蒂安。

“她走了，”他轻轻地对我说，“大概是回波兰去了吧，她经常想家……”

言语中并不显得太伤感。

“你做果酱了吗？”

他惊奇地瞪圆了眼：

“当然！那还用说！”

他马上来了兴致，津津乐道地讲起了那美不胜收的果酱。

我再次见到艾蒂安是在旧金山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们闲聊起来，开始彼此还比较谨慎，没多一会儿，他就扯到他新娶的一个美国姑娘玛乔里身上。

他们住在蒙特雷，几星期后我正好出差也去那儿。我有一套小房间，而那两口子有一幢别墅，我常与他们见面。玛乔里开一辆白色的长轿车，艾蒂安用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

一天晚上，我刚拟完科学院的一份报告，门铃响了。我穿着晨衣去开门。来的是玛乔里，她微带醉意，眼泪汪汪：

“艾蒂安今天早晨出门去买水果，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她说不下去了，冲进浴室去呕吐。我等在过道里，准备在她需要时去帮她一把。是她叫我进去的，那时，她刚刚漱过口，直起身来……

玛乔里与人们常说的美国姑娘相反，她表达爱的方式是那么率直、坦诚而不带半点堕落的成分。我还惊异于她肢体的柔韧，全身就像是金黄色和红棕色的泡沫橡胶造就的，连气味也酷似生橡胶的清香。

“艾蒂安要开始做果酱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他真让我费解。”

“那是他从小就已习惯的气息……”

“他又把大铜锅折腾出来了！”玛乔里愁眉苦脸地抱怨。

第二天，她没来；第三天，也没来。我去了她家。别墅门前只停着黑轿车。在堆满果酱罐的厨房里，艾蒂安端坐桌旁。炉

灶上的大铜锅滋滋地冒着热气。洗碗槽中，一个小碾磨机和两柄木勺快乐地在凉水管的细流之下冲淋。此时此景以及那充斥着整个厨房的浓烈的果酱味搅得我心绪不宁。置身于大大小小的坛罐丛中，艾蒂安怡然自得地品尝着自己的杰作。

“玛乔里走了，”他嘴巴困难地蠕动着，“剩下我一个总算把果酱做完，今年的果酱简直妙极了。我就不招待你了，这是玛乔里的果酱，我特别喜欢！”

才过两天，我在伏案工作时，一丝怀疑突然闪现在脑际，开始显得很模糊，仿佛一缕轻烟。我急速赶到艾蒂安的别墅，把小汽车丢在路上，自己走近窗前。老朋友在吃果酱。我观察了良久。他的胃口真不错，吃完后，又一一洗涮了空罐子，还有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铜锅和其他做果酱的家什。然后一脸欢喜地上床睡觉，真有点儿心醉意迷的模样，没多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继续偷偷观察。他仍在狼吞虎咽，可这回是带着一种情知被追捕的惊恐不安。

一天，艾蒂安打来电话：

“警察要抓我，”他声音急促，“我好歹把果酱都吃完了，除了特意留下的几罐——那是我的全部选集，就像一部纪念选集。请好好保存。老朋友，那是我所有财产中最宝贵的。永别了！”

当我把车停在他的别墅附近时，警察已经先到了，他们刚带走了艾蒂安。莱维警官告诉我，玛乔里那辆白色的长轿车是在海里发现的，具体地说是在太平洋岸边沿峭壁建造的公路下面。

邮寄的包裹第二天就到了，一打开，我就受到强烈的震撼。第一罐标着玛乔里的名字。罐里飘溢出一种生橡胶的气味，稠稠地泛着泡，我仿佛重新看到了美国姑娘那泡沫橡胶般的柔韧。第二罐没写名字，但那已稍稍凝固的胶质立即让我想起了那丰

满的胸部和波兰松脂的异香。第三个罐子很小，上面标着莱昂蒂娜的名字。我简直可以肯定这里装的就是她本人，一罐用女人做的果酱！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恐慌，若不是念及与艾蒂安多年的友谊，我几乎要去叫警察了。包裹最底层下一个结实的小罐上标着“妈妈”的名字，里面的果酱早已风干了，恐怕拿着去喂我的狗，它都会不屑一嗅。

其实，警方传讯艾蒂安并无确凿的罪状，只是怀疑他与玛乔里失踪有关——估计为了钱财，拘留了几天，因证据不足就把他放了。据说当着他的面，人们将一具从发现玛乔里轿车的地方打捞起的无名女尸埋在加利福利亚的一个墓地时，发现艾蒂安在葬礼上真的大恸失声。

从拘留所一出来，艾蒂安就直接来看我，他似乎老了许多，神色阴郁。我不动声色地把装着几瓶果酱的包裹交还给他。他轻轻推开了。

“经过认真考虑，”艾蒂安说，“我刚才把妈妈的铜锅和其他所有家什卖给了一位伊朗古董商。这点东西你就留着吧，老朋友！我再也不会做果酱了，而要到非洲去工作。她们几个为我作出了太大的牺牲，现在轮到我为姑娘们献身了。永别了，朋友，这次可是真的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艾蒂安。

至于那几罐果酱，我把它送给了常到我的小屋来做客的女友伊玛娜，她觉得味道香极了，总是喋喋不休地缠着要我告诉她是怎么做的。而我却迟迟没有想好到底应该不应该把全部来龙去脉告诉她。

花，电话，姑娘

[巴西] 德伦蒙德·德·安德拉德

不，这不是一个故事。我不过是有时候听人家讲故事，有时候不听，这样来消磨时光。那一天我就去听了，因为讲故事的是我的一位女朋友，而听朋友们讲点什么总是有趣的，即便他们不讲什么，也一样，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本事，即使不用手势，也不用眼睛，同样能让人理解。

那天听到的是关于墓地的事，还是关于电话的事，我记不清了，不管怎样，反正我的朋友——对了，我记起来了，当时我们在谈论花儿——突然严肃起来，放低了声音说：

“我知道一个关于花儿的故事，不过太悲惨了！”

她微微笑了笑：

“我敢说，你听了准不相信。”

谁知道呢？关键在于讲故事的人，在于讲故事的方式。有时候就完全不在这些：那是当我们听到什么就轻信什么的时候。另外，最重要的因素是：我的朋友断言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有一位姑娘住在波利多罗将军街，”她开始讲道，“离圣胡安·包蒂斯塔墓地不远。你知道，住在墓地附近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总是与死亡有关系的。因为一天到晚，总有送葬的队列从那里过，终于使人们发生了兴趣；虽然不像观看行船、婚

礼，甚至国王的车队那么叫人激动，但也总是值得一看的。自然，对这个姑娘来说，看到送葬的队列总比什么也看不到好些。看见那么多尸体不断从那儿通过，如果她应当感到难过的话，她也早已习惯了！倘若死者是个重要人物（譬如一位主教或将军），为了看仔细，她总是站在墓地门口。你注意过没有，人们看见花圈有多激动吗？再说，人们还有一种特殊的好奇心：想看看花圈上写些什么。那种没有花儿陪送（家属吩咐也好，买不到也好，反正一样）的尸体是让人觉得难受的；好像花圈不仅是对死者的纪念，而是对死者身份和荣誉的尊敬。这个姑娘有时候就进墓地去，随着送葬的人群一直走到穴边。也许她就这样养成了到墓地散步的习惯。我的天啊！在里约有多少地方可以散步啊！我们这位姑娘，当她感到厌倦的时候，完全可以乘到海滩去的电车在莫里斯科下车，倚在那里的栏杆上。大海离她家不远，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大海、旅行、珊瑚岛，不用花钱。但是，由于懒惰，由于对葬礼的好奇心，天晓得为什么，她便开始到圣胡安·包蒂斯塔墓地去散步，观看那些坟墓。每天黄昏，她总要到墓地的白色废墟中间去散步，更确切地说，是到那里去游逛，沉湎于她那种怪癖之中。或看着碑文，或根本不看；或者发现某个小天使的照片，一个破裂的碑柱，一只老鹰，把有钱人的坟墓同穷人的坟墓做比较；估计死者的年龄；观看浮雕肖像；她在那里做的可能就是这些事情。不然的话，她还能做别的什么事呢？也许她会爬到土岗上去。那儿是墓地中的新坟区，那里的墓地是最朴实的。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天下午她掐了一朵花。”

“什么花儿？”

“随便什么花儿。比如一朵雏菊，或者一朵丁香。我想，可能是朵雏菊，虽然这纯属猜测。到底什么花儿，我一直不清楚。

她把那朵花儿机械地、不在乎地掐了下来，就像人们看到眼前有一枝花随便折下来一样。她掐了花，拿到鼻子上闻了闻——没有香味，不像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指望的那样——随后她就把花儿一揉，丢到某个角落，再也没有去想它。

“我也不清楚，这个姑娘在回家的时候把花儿扔在地上、墓地里还是街道上了。后来她曾努力回忆那个地方，但是未能想起。事实是，她已经回了家，已经在家里平静地呆了一会儿。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电话说：

“‘喂……’

“‘你从我坟上掐去的那朵花在哪儿？’

“声音听起来遥远，缓慢，低哑。但是姑娘笑了，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事呢？’

“她挂上电话，回房去做她的活儿了。过了五分钟，电话又响了。

“‘喂！’

“‘你从我坟上掐去的花儿在哪儿？’ 五分钟的工夫足以使一个最缺乏想象力的人也能够编出个笑话来。姑娘又笑了笑，现在已胸有成竹了。

“‘在这儿，在我手里，请来拿吧。’

“那个声音仍然缓慢、严厉而悲伤：

“‘我要那朵被你偷去的花儿，我要我的花儿！’

“是男人，还是女人？声音太远，话倒是听得清，但是分不清是男是女。姑娘继续跟那个声音对话说：

“‘我告诉你，请你来拿！’

“‘你知道，我是不能去拿什么东西的，我的孩子。我要我的花儿，你有责任把花儿还给我。’